

☆☆☆信 愛 園 地☆☆☆

分享生命的喜悅

水流之聲 (二)

陳淑華 2017.07.26

啟示錄 22:1~2

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**生命水的河**，明亮如水晶，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。在河這邊與那邊有**生命樹**，結十二樣（或作：回）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；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。

以西結書 47:1, 9, 12

這河水所到之處，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，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，海水也變甜了。這河水所到之處，百物都必生活。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；其果可作食物，葉子不枯乾，果子不斷絕。每月必結新果子，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。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葉子乃為治病。

在前兩篇提到兩個要點：1. 神的計畫與我個人的代禱有絕對關聯 2. 邪靈的工作對個人的轄制與釋放需要合一的禱告。有關神的計畫以及神的大能，我能完全領悟也是很多年以後才明白。回到神的家以後，手相、命盤、還有不該存在的”東西”…霎間全自我眼前及生活周圍消逝了。在台北南京東路國語禮拜堂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認識：「信心」。每當吳勇長老講道或是培靈的課程常都是大爆滿，會友都很火熱、渴慕且互相鼓勵。長老對會友讀經要求是嚴格的，每次他講道台下跟著他的進度拼命翻聖經。從他的見證「不滅的燈火」以及講道內容中，常聽到他的大腸癌被神醫治，再加上教會姊妹被鬼附從轄制到釋放的得救見證，對於神的醫治和大能，讓社青及教會整體信心滿滿，但生活上還是習慣倚靠自己，還是需要很多的熬鍊。

[亮光] 每月必結新果子，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。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葉子乃為治病。

服事神不就是：接待、詩班、小組侍奉…還有展望會的一些工作，這些我都努力做了，我也認為這是應該的，但真的是這樣嗎？回到高雄，神為我預備另一條意想不到的道路，祂親自教會我：甚麼才是”事奉”。原來神要用我這個自以為對的人，去事奉一群孩子；那些年走過了，我慢慢才明白：神完全醫治了我！如果我沒回來高雄，我會以為神蹟只環繞在屬靈偉人周遭。

在教會已被教導基督徒都要服事神，我既有這樣的認知，立刻跟神禱告：求神為我預備服事的地方、還有教會(當下聖靈確實也有給我一些指引)禱告完不到半小時，就有一通電話打來說是『妙家』；藉由一位姊妹開運的介紹的。開運也是介紹我在台北南京東路禮拜堂時做展望會翻譯工作。妙家的李哥及 UNCLE 繆學理牧師誤以為她是弟兄，打電話邀她加入服事，這是後來輾轉找到我的原因；需要同工幫忙翻譯打字！我到小港『妙家』迎面而來就見到一群粗言國罵、動作激烈的少年打成一團，沒多久我就回家了。雖然我自認為百毒不侵，當天回家我竟然胃痙攣。

在妙家這段期間，我常幫 UNCLE 翻譯打一些書信，他為中國人做事奉獻 50 年，其實他的中文還有書寫字體都比我好上一百倍不止。他再次回台灣後，把他在加拿大的退休金拿來供養一個孩子生活及讀書。我也會幫他手寫一些中文書信給小孩(因為犯罪失去自由的孩子)，還有陪伴這些孩子，因為找不到適合讓他們居住並進行矯正教育的家庭，所以假日我都是在中途之家渡過。有位 16、7 歲的孩子暴氣尋仇在小港舊家的牆壁及大門

上噴漆，斗大紅字讓鄰居嚇到報警，因為他威脅要把全部的人都殺光光，他在幫派幫人家收錢辦事確實傷害過人，這孩子已經不住在妙家。這次事件有一個很奇妙的轉變，繆牧師跟他溝通和鼓勵，他抱著 Uncle 痛哭地說：Uncle，若不是我早知道你愛我，我早就把你殺了!! 這些孩子被家庭拒絕無處可去，至終也是被幫派吸收，可是聰明、生命力很強。夜晚總在墮落的大人世界裡一同沉淪，沒有未來、不需要努力，衣服鞋子幫派老大自然供應無缺。不論是學校、監獄、法庭、父母…遊樂場，我都必須跟他們在一起。他們叫我姐姐當我是自己人不會排斥我；可能童年生活的經歷，我能理解他們駭人的言行背後，裝滿了憤怒、受傷，對人的不信任。他們可以自由來去寄養家庭、進出警局看守所，可是在妙家卻可以停留好長一段日子，因為他們知道 Uncle 真的愛他們，為他們傷心、流淚、為他們禱告、跟學校溝通、處理問題、洗衣服、曬衣服；而他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。

有個孩子我認識他的時候妹妹在育幼院，他才十四歲。他是偷摩托車的慣犯，Uncle 收養他是認為他可以被感化，在親戚間流落，親戚常常也是互踢皮球，到後來已經沒人願意收養他們兄妹，妹妹被社會局安置；喝酒的爸爸家暴媽媽，所以母親為了生計到日本去謀生~拋家棄子。某次我帶他從恆春到高雄來開庭；沿路上我選了唐崇榮牧師的講道錄音帶播放有關「罪」的完整版，他可以從頭到尾完全靜下來聆聽。**神的靈在動工**，但這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有聖靈動工否則不可能讓這小孩從頭到尾，全神貫注專心聆聽，我很訝異，因此我深信孩子可以經歷神。這孩子真是所有小孩裡面最幸運的，他和妹妹最後被母親接到日本展開新生活。我記得他初次看到我的時候，嘻皮笑臉的，下午突然問我，有沒有發現甚麼東西不見了？我很忙所以氣定神閒的說：不見就不見阿。他觀察我一整天，一直到隔天他才主動將我的皮包還給我。他終於相信：我是真的愛他(知道他頑皮)~~因為我沒有立刻找錢包或直接責備他、說教~別人都是這樣管理他的偏差行為。多年來我在妙家沒有被藏過東西、也不曾丟過東西！

這些孩子心靈破碎無處可去，而這個孩子的生母嫁給一位大她三十歲的日本人，還生了個弟弟，但她很可貴始終不願意放棄自己在台灣的小孩，打官司贏了監護權把孩子接去日本，雖然這個孩子要重新學習，但我相信他已經歷經這麼多應該是可以忍耐的。他送了兩個他喜愛的玩具給我，我心裡真的好感動，他的純真深深的打動了我，雖然我沒為他做甚麼，但一想到他和妹妹至少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母親身邊，是何等美好！但不是每個孩子都有一位不放棄孩子、肯為孩子對抗命運的母親。另外一位 15 歲的孩子，我在墾丁時也會帶他們去看看海邊的夜景，他當時眼神是誠摯的，但”毒”…他戒不掉，唯一愛他的是阿嬤，他看到阿嬤最後的遺體，用鐵鍊把自己手腳網綁起來跟阿嬤跪著懺悔…但他已經沉溺太深，沒有人能救他。他常不自覺就流鼻血，Uncle 沒辦法留他住，安排的工作都無法勝任，偶有幾次我看到他，他變得更危險，常常都神志不清楚。

這些孩子對我有何影響？服事他們卻醫治了我，很奇怪，我以為我在服事神，服事孩子。其實相反，奇特的事是我常在他們的過當的行為背後，看到自己小時候一幕幕挫折心情的轉折：

那些畫面在呈現的剎那我再次看到也同時放下、釋懷了…。錯誤價值觀、拒絕再度受傷…我雖陪走了一段路，但大部分時間是神在改變我，讓我看到自己：脫下舊衣穿上新人得救的衣裳；並且常常都有神蹟奇事發生。我非輔導專業，但好幾次他們恐怖的爆發，都是在我的車子裡，神都賜下話語，讓整個暴動鎮定下來，融化他們。唯獨神可以剎那間讓他們聽進去並靜下來，這真的非常困難，好多次都是聖靈動工，才有辦法讓孩子受教。我也親眼目睹到他們被 Uncle 處罰或用杖責打：我常想他們怎麼會是不能教的孩子呢？甘願脫下牛仔褲讓 Uncle 用杖重重責罰或跑操場十幾圈；警察或孩子的父母、師長無法想像的事，生活上卻都發生，可是現實的生活裡轉學再轉學或被要求離開父母的視線、甚至否認親子關係這真的是最常見的事。我也看到因為繆牧師而信主的母親，孩子願意原諒母親的遺棄與傷害，並且一次次藉著會友的禱告，讓孩子自動回來；真是神蹟！

從至聖所流出來的活水在河”這邊”和”那邊”能帶來醫治；基督徒怎能只保留著餅(象徵耶穌破碎的身體)卻不付出？人豈能阻擋聖靈的工作？當聖靈的活水從至聖所的湧流推進、一層一層的推進向外開展，所經過、流過的地方都帶來醫治與更新，這是何等寶貴呢！？在妙家〈中途之家〉的工作，帳務處理時發現大筆的奉獻是很罕見的，大部分是小筆金額細水長流的奉獻：一千、二千、三千，不一定是基督徒，有很多是傳統信仰的人，他們都是上帝工作過程所種下的福音種籽。主的僕人所做的工，其實是有凶險的。有一次半夜兩三點，一群輕狂少年飆車呼嘯上關山，整個庭院團團包圍，他們指名要來找孩子，那些平常看起來血氣狂傲的孩子，這時候個個噤若含蟬不敢吭聲，除非警察帶槍來，要不然我們真的慘了。這時候我看到 Uncle 一個人出去穩定而優雅的跟領頭的少年講話，聽到他的聲音真是給我們一股說不出來安定感，15分鐘後這群飆車族揚長而去。隔天早上，繆牧師還是讀經禱告如常用完早餐跟平常一樣，留一個早晨的陽光及溫暖給我；若非他的鎮定及多年的服事經驗，常人早就嚇破膽了；將近二十幾個人也許也還操著傢伙如球棒之類的。我每每凝視 UNCLE 的側面、在他身旁，神同在的篤定及聖靈充滿的保守，感謝主，神的僕人見證神的奇妙，平凡中的不平凡，真是信心最好的見證。

最近摯友離開回到天家，對我的打擊實在很大，也更珍惜能為神作見證的日子，每天都很寶貴。如果我能像 UNCLE 有如此大的信心及委身，我所親愛的好友是不是能因為經歷到神而讓她的生命得著改變？如果不是因為罹癌得醫治，走過死蔭幽谷，以我的有限實在很難體會生命的無價。若非我在兒主服事多年，和孩子相處真的很快樂！我一直認為我在”教”兒主，沒想到我最大的學習經歷到甚麼是『生命』卻是從孩子~長庚醫院重病兒童身上學習到。我真體會到病重瘦弱的孩子，身上活出對生命的熱愛、對母親家人摯愛與體貼、活出快樂和陽光，卻將疼痛與死亡的壓力自己扛了下來…，除了心疼不免要再想想自己：從我的指縫間流逝掉的又豈只是青春？!(全文完)